

## Shen Jialu

## 我们都是希区柯克



沈嘉禄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爱好美食和收藏

从地铁十号线交通大学站上来，向东走去，来来往往的行人就明显多了，每个人的脸上残留着兴奋或疲惫，即便是上了年纪的妇女，也步履轻盈地行进在少女时代的想象当中。不少女孩子举起咬了一口的冰淇淋，甜蜜的清凉将与武康大楼一起，随着小视频飞向远方。

这个岔路口一如既往地人山人海，在等待红绿灯转换的时候，就像企鹅一样聚集，或激动、或茫然地仰望同一个目标。披着婚纱的新娘，要把一生中最重要的瞬间献给这座祖父级的老房子。

我一直为武康大楼临街的居民感到不安，无数个日日夜夜，他们连窗子也不敢打开，更别说倚着窗台，在余晖中笃悠悠地喝一杯咖啡了。他们对“他人即地狱”这句名言应有切肤之感。也因此，每次路过这里，我总是低着头匆匆而过，小心避让高举相机的人。

我去武康路，是因为武康大楼底层临街有一个名为洁思园的画廊，洪健兄的一个小型画展“上海故事”开幕了。故事的主角基本上是轮廓硬朗的西式建筑，它们分散在广东路、岳阳路、复兴路、安福路、大名路、乌鲁木齐路、武康路、香港路、南昌路……其中的克莱门公寓、马勒别墅等早已熔为城市的传奇，丝滑地嵌入上海人的记忆。

在上海画老洋房，似乎是一件很时髦的事，画笔一挥，就天然地站在时尚前沿。做这个活好像也没有门槛，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画，水平不敢恭维，但也敢在报刊上发表。

上海是全国的上海，上海题材的文章、绘画、摄影、剪纸、刺绣，乃至不计其数的文创，很容易赢得大众的青睐。但是真正懂上海的人心里有一本账，洪健笔下的老洋房才有泛着幽光的包浆。

以往画老上海的洋房或街景，水彩画家、油画家比较辛苦，上海这座城市也很适合用西洋画来表现。洪健用中国画来重构图像美学，不啻一趟冒险的旅程。在他之前应该有人试过，失败与沮丧大约是难免的。但洪健开辟出自己的路，重在气息与格调。他画得极具象，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流行西方的超现实主义，每个细节死抠，抠到门窗油漆翘起了漆皮，抠到整幢房子颤抖起来，抠到梧桐树叶哗地一下洒落，一地金黄。

洪健的线条如此坚挺，色彩如此讲究，光影

如此强烈，色调如此丰富，气氛有些紧张——这是我个人的感觉。在沉寂中，在清冷中，在梦幻般的雪夜，或者像太平洋一样深沉的夜空下，画家似乎在等待某种变故，比如突如其来的暴风雨。洪健滤去了尘器，滤去了拿手机的行人，滤去了时间和心绪，但是他不能滤去建筑背后的传奇故事。正如艺术

**每个细节死抠，抠到门窗油漆翘起了漆皮，抠到整幢房子颤抖起来。**

评论家徐明松所言：“在这里，建筑是场景唯一的‘言说者’，而且是穿越时空的‘言说者’。”

在上海生活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人，比如洪健，还有我，知道这个窗口那个门洞，发生过什么，现在又在酝酿着什么。在上海穿过弄堂，爬过屋顶，排队买过大黄鱼，用废旧木料敲过喇叭箱的人，都是希区柯克。

不过我真的不知道，每天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围观武康大楼的人，究竟想看到什么？他们顶多在拍拍拍后再去喝咖啡，或者吃吃冰淇淋还有双皮奶，完成一次蜻蜓点水式的消费行为，有多少人去探究邬达克与上海的关系？

我还想问一声：你为什么不去近在咫尺的洁思园看看洪健的画？如果你去了，并问画家：你为什么不去大名鼎鼎的武康大楼？